



名师·经典·译·外·南·法·丛·书

昆虫记

[法]法布尔 / 著 尹成佳 / 译



YZLI 0890099677

Ming Shi Tui Jian He Wei Yao De Cong Shu



哈尔滨出版社



名·师·推·荐·课·外·阅·读·丛·书

Ming Shi Tui Jian Ke Wai Yue Du Cong Shu

昆虫记

米

[法] 法布尔 著 尹成佳 译



YZLI 0890099677

哈尔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昆虫记 / [法] 法布尔著; 尹成佳译. — 哈尔滨: 哈尔滨出版社, 2007.12

(名师推荐课外阅读丛书. 第二辑)

ISBN 978-7-80753-116-6

I. 昆… II. ①法…②尹… III. 昆虫学 - 青少年读物
IV.Q96-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59752 号

策 划: 钟 雷

责任编辑: 李金秋 盛学国

内文插图: 张代华

封面设计: 稻草人工作室 

昆虫记

[法] 法布尔 著 尹成佳 译

主 编: 崔钟雷 副主编: 王丽萍 徐尧尧

哈尔滨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香坊区泰山路 82-9 号

邮政编码: 150090 营销电话: 0451-87900345

E-mail: hrbchs@yeah.net

网址: www.hrbchs.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42 字数 780 千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53-116-6

定价: 64.80 元 (全六册)

本册定价: 10.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举报电话: 0451-87900272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黑龙江大公律师事务所徐桂元 徐学滨

前言



这是一套由名师推荐的课外阅读丛书,其中收录了许多优秀经典的故事。这些故事流传了很多年,让全世界的孩子快乐了,感动了。而他们长大以后如果再回味这些让他们快乐和感动了很多年的书,便又会得到许多意外的收获。这样的书,每写出一本,孩子们就会多一份快乐;这样的书,每诞生一本,孩子们就会多一份收获。从《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海底两万里》、《一千零一夜》、《昆虫记》到《爱的教育》,每一本书都是由不同国家的知名作家创作出来的,蕴涵着人生的感悟与哲理。孩子们阅读后,会从中得到无限的启迪与鼓舞。

人在童年时应多阅读一些属于自己的文学书,这其实是对知识之树的培育。你读得越多,积累、收获得便越多,知识之树便会汲取足够的水分和养分茁壮地成长。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成长了,从此具备了丰富的想象力、缜密的思维与敏锐的洞察力,终生受益!

本书语言生动简洁,插图精美,版式新颖,做到了图文并茂,从而使孩子们能够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阅读。同时,每篇故事均配有导读和阅读心得,以保证孩子们阅读的效果。

家长们,还等待什么呢,赶快把孩子的良师益友带回家吧!

编者

2007年12月



目录

荒石园	1
彩色条纹圆网蛛	7
池塘	17
圣甲虫	27
松毛虫的故事	36
童年的回忆	43
绿蚱蜢	51
椎头螳螂	57
天牛	65
蟋蟀	72
普通的黄蜂	82
萤火虫	93

小阔条纹蝶	106
灰蝗虫	118
绿头蝇	127
圆网蛛——它们的财产	136
装死	143
隆格道克蝎子	153
隆格道克蝎子——子女	167
白蝎“自杀”	177
西西弗斯虫与父性本能	183
熊象甲	196
埋粪虫与环境卫生	204
蝉	210



荒石园



导语

作者称他的荒石园为宝地，那是他最喜欢待的地方。到底是什么奇妙的东西吸引了他呢？我们一起去园子里看看。

我最爱待在这里，这是我的宝地。这块被太阳晒得滚烫的不毛之地，是刺茎菊科植物和膜翅目昆虫们的好去处。那里没有过往行人的打扰，我可以对石泥蜂、土泥蜂们提问调查，专心致志地从事这种难度极大的学术探讨。一问一答都是通过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这言语就是“实验”，在那里无须消耗大量时间在远途出行上，无须分心伤神在艰难跋涉上，我可以全盘安排我的攻坚计划，从容设下周密的圈套，然后每日每时地观察其结果。是的，那是一块宝地，那里凝结着我的心愿、我的梦想，它一直萦绕在我心中，但却一直因种种原因没法实现。

这一小块地，我最后终于在一个僻静的小村庄里找到了。这是一处当地人所说的“阿尔玛斯”，它的意思是一片只生长着百里香类植物的多石子荒地。这种地极其贫瘠，连开犁的工本费都收不回来。如果春天偶尔下场雨，地里长出些青草来，羊才会到这地方转悠几圈。然而，我这块石荒地，由于碎石层间夹杂了少许土壤，过去还曾破天荒地种过东西。有人说，这里从前种过葡萄。一眼望去，这块土地上长得最多的是一种叫犬齿草的禾本植物，这种植物很讨厌，三年炮火连



天的战争都没能将其斩尽杀绝,可见其生命力之强。数量占第二位的是矢车菊,它们长着一副哭丧脸,身上披棘挂刺,有的还带星状利器。在各种矢车菊交织难辨的乱丛当中,支棱着一种酷似枝状大烛台的菊科植物,枝丫上吐出火苗般的橙红色大瓣花,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狼牙棍”。它浑身长满粗硬凶险的刺,其穿透力与铁钉不相上下。比狼牙棍还高的是伊利大刺蓟,它孤零零地戳在地上,茎秆笔直,有一两米高,梢头顶着个硕大的紫红色绒球。它浑身披挂的利器,与狼牙棍相比毫不逊色。此外,还有蓟类植物家族:第一种是险恶的蓟类,浑身棘刺,让采集者不知如何下手;第二种是披针蓟,叶子很小,叶脉末端长有梭镖般的硬尖;第三种是越长颜色越黑的蓟类,这种植物缩成一团,酷似插满针刺的玫瑰花茎。当土壤中还保存着几场春雨的残留水分时,这片在艰苦环境中生长着的植物还是有其独特魅力的:双至生矢车菊黄色花头铺成的大地毯上,矗立着一座座狼牙棍的金字塔,四下里是伊利里亚矢车菊投出的横七竖八的标枪。

我那时称之为伊甸园,如今,按我最基本的价值趋向看问题,这种观念依然没变。这块不惹人爱的园地,大概从来没人愿意往里面播撒上几粒萝卜种子;然而对膜翅目昆虫来说,它却是一处地上的天堂。那长势茂盛的荆棘蓟类植物和矢车菊,能把周围的蜂类都吸引到我的眼前。以往去野外捕捉昆虫标本,从未见过一个地方能聚集种类如此众多的蜂类,可以说,各种各样的蜂类,都到这里来约会了。它们当中有捕捉活食的猎手,有利用湿土造巢的建筑工,有梳理绒絮的整理工,有从叶片或花瓣上裁切材料的备料工,有用碎纸片做材料的建筑工,有搅和黏土的抹工,有给木头钻眼的木工,有打地道的矿工,此外,还有加工羊肠子薄膜的技工……啊,还有,可是还有许多是我不知道的。

这位是干什





么的？它是黄斑蜂。它在双至生矢车菊蛛网状叶片的梗上刮来刮去，刮出一个小绒球儿，然后骄傲地衔在大颚间。它要用这叶梗绒在地下制作一些毛毡小口袋，以封存自己的食物和卵粒。

那些是干什么的，那些热情高涨的采花蜜者？它们是切叶蜂。它们腹部下方带着采粉刷，刷子颜色各异，有黑色的、白色的，也有火红色的。它们还要离开荆棘蓊丛，飞到附近的小灌木丛里观看一下，在那里选些叶子，从上面切下些卵形小片。这些小片，最后将制造成被保存花粉的干净容器。

再看那些穿着一身黑天鹅绒的小东西，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石泥蜂，专门加工水泥和砾石。在荒石园的石子上随处可见它们的劳动成果。还有，再看那些突然起动、上下翻飞、左冲右突、不停嗡鸣的又是干什么的？它们是砂泥蜂。它们把家安在了附近那些旧墙上，以及朝阳的物体坡面上。

现在，让我们再看看壁蜂。有一只正工作在一个横卧的空蜗牛壳里，把成串的小隔室堆放在壳内的螺旋坡道上。另一只突然一爪出击，爪尖直取竖立在那里的蜗牛壳内的软体，为自己的幼虫找到了一所圆锥形宅室，然后再一层楼一层楼地建造上成排小隔间。还有一只，正设法将一条由断苇秆构成的天然通道派上用场。再看那只多自在，它免费租用了某位高墙石蜂那些尚可利用的长廊台。我们再看，那是大头蜂和长须蜂，其雄蜂都有长长的触角；这是毛斑蜂，后爪上那一对粗大的毛钳，是采





花粉的器官；这种是土蜂，它们是一种品种繁多的蜂类；此外，还有腰腹纤细的隧蜂。暂且先介绍这几种，事实上，它们的种类太多了。如果我继续往下数，大概能把整个产蜜类的蜂民们都检阅一遍。

石泥蜂们选择石堆缝做过夜卧室，挤在里面睡觉。粗壮的斑纹蜂遇到追逼时，不管遇到人还是狗，它都会张开大口直向你冲来；这大个头蜂类在石料堆上选的地点是一处深洞，以此防备过往金龟子的袭击。白袍黑翅、酷似穿着多米尼加会士教服的鹡鸰，栖息在位置最高的石头上，在那里唱着单调的短曲小调。旁边石堆里的某处隐蔽点，准有它的窝，里面还藏着天蓝色的小蛋。靠了石堆的遮蔽，多米尼加会的小会士们隐匿起来。如今，鹡鸰鸟已经不在，我对此深感惋惜，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邻居。至于长耳斑纹蜂，我无须为它遗憾什么。

沙堆是另一类虫民的幽居处，腹泥蜂正清扫着地洞，向后蹬出一道道细土的抛物线，朗格多克泥蜂咬住无翅螽斯的触角，在那里使劲拖拽；一只大唇泥蜂正在把储备的食物藏入地窖。让我遗憾的是，那几位泥瓦匠后来赶走了这个猎物源丰富的昆虫部落。不过，假如哪天我想召回它们，那么只要再搞出一些沙堆就行了，那样它们很快就会再回来的。

居无定所的各种砂泥蜂没有走开，我在春天能看见一种，在秋天能看见其他几种。它们在园中小道间和细草坪上游来荡去，寻觅着毛毛虫的踪迹。各种蛛蜂也依旧留在园中，它们警觉机敏地飞行，振翅悬定在半空，上下左右巡视着，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随时准备去扑逮蜘蛛。个头儿最大的蛛蜂，专盯着纳尔仓纳蛛，这种蜘蛛的洞穴在园中数量很多。其洞穴呈直井状，井口有蛛丝粘连杂草棍儿圈成的井栏。往洞底深处看去，这种巨型蜘蛛的眼睛在闪闪发光，大多数人看了都会感到发憊。对蛛蜂来说，这猎物太厉害了，猎捕它不知要费多大劲，冒多大险！现在快看，在这盛夏午后的酷暑中，蚂蚁大队出动了，它们从营房出来，排成长蛇阵，奔赴战场，准备进行一场由蚁奴们



完成的狩猎。我们不妨忙里偷闲,随蚁队看一会儿围捕行动。这边还有呢,一堆已经变成腐殖质的杂草周围,一群身长一寸半的土蜂正懒洋洋地飞动着,然后又一头扎进烂草堆,引起它们兴奋的是一类丰美的猎物,它们是金龟子、蛀犀金龟子和金匠花金龟子的幼虫。



不止这些,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对象。园中闲置时,地面也没人管了;少了人的足迹,动物便踏实了,它们跑进园子,占据着各处空间。黄莺在丁香树上选址安了家;翠鸟在柏树密枝间落了户;麻雀在每片房瓦下塞进了破布头儿、碎稻草;南来的金丝雀落在梧桐树梢上,它们唧唧唧地欢唱着,建造出舒服的小窝巢,看上去就像半个黄杏;红角鸮适应了园中的环境,每晚赶来试演自己作的单调曲谱,歌喉悠婉得像笛声;人们称之为“雅典娜鸟的”猫头鹰,也跑到这里来呻吟和长号。向全村输送泉水的渡槽,也不断将清水注入房前那一大片池塘。池塘周围方圆一公里的地面,是两栖类动物恋爱季节的好去处。灯芯草蟾蜍,有的个头儿像盘子一样大,它们披着一条紧挨一条的黄色细饰带,相约到池塘来洗澡。黄昏时分,人们看见雄性助产蟾蜍在池塘边上乱跳,两条后腿间拖挂着一嘟噜胡椒粒一般大的雌蟾蜍卵粒。宽厚温和的父亲,带着珍贵的包袱远道而来,把这包无价之宝置于水中,然后再离开池塘,躲进一片石板下,从那里发出一阵铜铃般的咕呱声。成群的雨蛙躲在树丛里,它们还不大想现在就叫,所以正操着优美的姿势玩跳水。5月里,夜幕刚一降临,池塘便变成了一座震耳欲聋的乐池,你甬想在饭桌上交谈,甬想在床上睡觉。要想让园内保持良好秩序,就不得不采取些格外严厉的措施。否则,一切都无济于事。

膜翅目昆虫们竟无法无天,它们把房宅给占领了。我的门槛上有石灰抹的宽缝,白边飞蝗泥蜂正在那里掏细渣儿做窝;进出房门,



我都得加倍小心,生怕摧毁了它的地洞,担心会一脚踩在专心致志劳作的“矿工”身上。不打开窗扇的窗户,为长蝮蜂提供了温度适中的套间;泥筑的蜂巢,建在了规整石材砌成的内墙壁上;这捕食蜘蛛的猎手回家时,穿过窗框上本身就有的一个现成的小洞,钻入房内。百叶窗装饰框上,几只石泥蜂正建造各自的隔室群落。略微开启的防风窗板内侧板面上,一只黑胡蜂正在建筑圆顶小屋,屋顶做出一个细颈喇叭口。胡蜂和马蜂,是与我一同进餐的常客;它们来到饭桌上,品尝一下端上来的葡萄是否熟透了。

当然喽,以上列数的动物种类还远远不全。它们是一个经过选择组成的成员众多的社会,只要我想诱使它们开口,就能与它们展开交谈,使我忘却孤寂而兴致盎然。我亲爱的虫子,我的老朋友们,以及最近结识的新朋友们,都聚在我的眼前,挤在这小天地里猎食、采蜜、筑巢。即使需要多个角度观察,事情也好办,几百步外就是座山。山里有野草莓丛、岩蔷薇丛和欧石南树丛,有泥蜂们所喜爱的沙质土层,有各种膜翅目昆虫开发利用了的泥灰质地面。正是因为事先认准了这些财富,我才逃离城市躲进村庄,到塞里尼昂这地方来,干些给萝卜锄草、给莴苣浇水的活儿。

阅读心得

老实说,法布尔视为宝地的园子,其实是非常荒凉的。但这里却是各类虫子的乐园。在这一章里,作者用“猎手”、“建筑工”、“整理工”、“抹工”、“技工”、“矿工”等形容各种蜂类,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彩色条纹圆网蛛



导语

圆网蛛能织出非常漂亮的网，随后在网上耐心等待那些送上门来的猎物，用网和丝将其裹住，再慢慢地消化它们。同时它也是昆虫世界里最负责和最粗心的母亲，既令人感动又让人哭笑不得。

冬天是气候恶劣的时候，此时，昆虫们都停止了活动，然而，昆虫研究者们却在温暖的阳光下抢着沙子、翻着石块、搜查着荆棘丛，他们心里多次被所发现的那些简朴的艺术品感动着。这些简单的东西对他们来说，珍贵无比！我祝愿他们能够有这种发现后的喜悦。

如果他们在柳树丛林中寻找，我祝他们能找到现在就在我眼前的最奇妙的东西——一个蜘蛛窝，是彩色条纹圆网蛛造的。

捕猎

从仪表和颜色上来说，彩色条纹圆网蛛是南方蜘蛛中最漂亮的一种。它的肚子上有一个棒子大小的丝囊，黄、银、黑条纹交错于肚皮上，这就是彩色条纹蛛名字的由来。在这丰满的腹部的四周，长长地伸出八条带有浅色和棕色环节的腿。只要是能够在拉网的地方捕到的，它绝不放弃。哪里有蝗虫在跳跃，哪里有蝴蝶在飞舞，哪里有双翅昆虫在生活，哪里有蜻蜓在盘旋，它就把



网张在哪里。由于小溪边猎物特别多,它常常把网张在小溪上,从小溪这个岸边的灯芯草丛里拉到小溪那边岸上的灯芯草丛里。它还在绿橡树的矮林里,在草不太深、蝗虫喜欢出没的山坡上织网,但这种情况不太多。

它捕猎的武器,是一张垂直的大网,在网的四周蝗虫还是活着的,而且还活得挺好,乍看上去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蜘蛛在吸吮之前,并不杀死俘虏,它只是将其麻醉,使之动弹不得。这样温柔地咬一下,也许更有利于它的吸吮。液体在一具尸体中不如在一个活着的身体中流动得快,因此吸取一个活物身上流动的液体比死了的要容易得多。

大至长腿的蚱蜢,或是我们这个地区最大的一种灰白色的蝗虫,圆网蛛都能毫不犹豫地把它制伏,并在它们半昏迷的时候吸吮它们。这些家伙在猛烈跳跃时,一般都能穿过圆网蛛的网,也不被捉到。我把这些家伙捉住放在网上,蜘蛛就能想办法把它们控制住。它不遗余力地放出丝,把它缠住。通过大量使用这些丝,巨大的野味就像平常的猎物一样到手了。

有一次,我用一只圆网蛛作试验,它有着银灰色大肚子,上面有花纹,它像别的蜘蛛一样,有一张垂直的大网,网上有“之”字形的黑带子。网由一条条“缆绳”固定在附近的枝杈上,根据网

所在地方的不同而形状各异。网的结构和其他蜘蛛网的结构一样,以一点为中心向四周伸出许多条等距离的直线。在短的主干线上,一条不间断的细丝与之十字交叉,从中心向四周拉出一个个的小横丝。

有一条黑色的带子在网的下半部,呈“之”字形蜿蜒而下。人们说这是艺术家在给它的作品签名时所作的点





缀,就像蜘蛛在织完最后一条线时,签上“某某作”一样。

当蜘蛛转过来转过去地织完最后一条丝的时候,它是多么有成就感啊。它必须这样辛勤地织网,因为它织的网是它几天内捕食的工具。纺织女工最后给网签个名,满足一下虚荣心其实是有作用的:结实的、丝织的“之”字形带可以使网更加牢固。

给网加固是十分有必要的,因为时常会有严峻的考验降临。圆网蛛不可能选择性地捕获猎物。它在网中央伸开腿趴着,可以感觉到四面八方哪部分网在震动,它在等着运气送上门来。有时,一些软弱的小东西粘到网上当然就动弹不得了,可有时会碰上一些大家伙,那情况就不同了。

特别是那些充满激情、跳着欢快舞步的蝗虫,它们经常会愣头愣脑地撞到网上来,它的大个头儿看上去要比蜘蛛厉害。它腿上的那些刺使它以为自己可以很快刮破网逃出去,其实不然。如果第一次努力没有成功的话,它就死定了。

接着,圆网蛛会靠近猎物,背对着它,丝囊像喷壶头那样同时射出丝。两条后腿比其他的腿都长。它用这两条后腿接住这些丝,这两条腿充分张开,使丝可以大量地释放。这时出来的可不是一根细细的丝了,而是连在一起的一片闪光的布,一把不透明的扇子。然后两条后腿快速倒着捧着这一块块的裹尸布,将其蒙在猎物身上。最后蜘蛛再围着猎物一圈圈地转,从各个角度把猎物捆住。

等网下的猎物没有了动静以后,蜘蛛就爬过去。它有比角斗士的三叉戟更有利的武器——它的毒牙。它并不使劲,只是轻轻地咬一下,就退回去,让受伤者慢慢昏迷。

过了一会儿,它回到这不动的东西旁边,开始吸吮猎物,它变换着部位下嘴,直到把猎物吸干。最后它把剩下的一具白色空壳扔到网外,然后又回到网中间,继续守株待兔。

我还看过比这更激烈的战斗。有一次,我用特大个的祈祷螳



螂作试验,我想,说不定蜘蛛会成为它的牺牲品呢。这可不是性情温和的蝗虫,而是巨大而凶恶的吃人妖魔,它的大钳子一下子就能切开圆网蛛的肚子。

蜘蛛敢和它斗吗?一开始它还不

敢,它停在网中央不动。在进攻这庞然大物之前,它估量着自己的力量,等着胡乱挣扎的猎物的腿被更深地缠住。最后它爬了过去。螳螂蜷起了肚子,把翅膀像帆一样垂直竖了起来,挥舞着两个有锯齿的大刀,摆出了在重大战役中使用的鬼魂般的架势。

蜘蛛可不怕这些,它不停地放出大量的丝,使之拉长、膨胀,织出各种各样的大网,用后腿把丝网射出去。在这些网的覆盖下,螳螂那可怕的大刀很快就不见了,挣扎的腿也不见了,一直竖着的翅膀也不见了。

然而被裹着的螳螂还在不时地猛地一动,有时,还会把蜘蛛弹出网去。遭到意外掉下网去,也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根保险绳拉了出来,使圆网蛛能在下滑时停在半空中不动。停了一会儿,它会顺着这根丝爬上来。这时,它肚子里的丝已经快用完了,抛出的丝网越来越稀疏。万幸的是,这时,在厚厚的丝网之下,猎物已经看不见了。

蜘蛛走上前来,没有咬它。为了制伏这可怕的东西,它已经用完了所有的丝,而这些丝足够织好几张大网的。用这么多绳索捆住猎物,它已经没有什么顾虑了。

在网中间休息了一会儿,它开始吃了。它在俘虏身上咬了许多小洞吸猎物的血,一会儿吸这个洞,一会儿吸那个洞。由于猎物太大,这顿饭拖了好长时间,我观察了10个小时,它不停地吃,只不



过随着它吸过的地方瘪下去，它又换了其他的吸口。夜晚来临了，我无法看到这无节制的饕餮是怎样结束的。第二天，我发现螳螂的空壳已被扔到地上，蚂蚁们正在剔净空壳上的残渣。

母爱

同它的狩猎技术相比，圆网蛛在体现母爱方面的本事表现得更为高超。彩色条纹圆网蛛放卵的丝袋——也就是它的窝，要比鸟窝高级许多倍。窝的形状像一个倒着的气球，大小和鸽子蛋差不多。上半部逐渐变细，就像梨一样，顶部被削去一块，开口的一圈上有粗丝拉住几个角，伸向周围的细树枝，从而把袋子固定住。由于有丝的拉力，所以开口的一圈呈起伏状。这个蛋形的袋子在许多丝线中垂直悬挂着，丝线的作用是保持它的稳固性。

一块丝制的毡子盖着顶部的开口处。整个袋子最外面的一层是厚厚的、浓密的白缎子。在球的上部分，装饰着一些棕色的，甚至是黑色的宽带。这最外面的一层外壳是露水或雨水都无法渗透的防水布。

圆网蛛的袋子位于枯死的草木丛中，离地面很近，这些袋子要经受各种恶劣天气的考验，所以它必须能抵御冬天的寒冷。我们用剪子剪开外壳，发现在里面是一层厚厚的橙黄色的丝绒，这可不是布，而是一层蓬松而细致的棉絮。这是一片柔软的丝，一层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柔软的绒毛，就像小天鹅的绒毛一样。这层丝绒可防止热量的流失。

这么温暖的绒团中保护的是什么呢？让我们来看看：在丝绒中间是个圆筒形的袋子，下部是圆的，上部削去一层，盖了一个毡盖子。这个袋子是由非常精细的丝缎做成的，里面包的就是圆网蛛的卵。卵像美丽的橙黄色珍珠，它们黏合在一起，形成一个豌豆大小的小球。这卵要受到特别的保护，来抵抗严冬的考验。